

圖覽

G253.6-64
20131

杜伟生 著

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



蘇仁悅題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杜伟生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1

ISBN 978 - 7 - 101 - 08807 - 6

I. 中… II. 杜… III. ①古籍 - 图书装修 - 中国 - 图解
②书画装裱 - 中国 - 图解 IV. ①G253.6 - 64②J212.7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4141 号

书 名 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
著 者 杜伟生
责任编辑 李忠良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¼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07 - 6
定 价 280.00 元

序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古书修复工作一直比较留意。不少人以为古籍修复只是一门在图书馆里才会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其实不然。凡是经常接触和使用古籍的人，如果能了解一些古籍修复的知识，只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比如古籍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先要考订版本，这时就要考虑修复的因素。有的时候，修复的因素还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古书作伪方面，就有不少和古书装裱方式有紧密关系。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不少人成为古籍的爱好者和收藏家，这些人虽然不是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的，但由于经常接触古籍，从而也对古籍的修复产生了兴趣。

国家图书馆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机构：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它的前身叫作图书修整组。1980年，图书修整组划归善本特藏部。由于我当时担任着善本特藏部的领导工作，对图书修整组的工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关心留意上，而是要具体的领导和管理。多年对古籍修复工作的管理，使我深知培养一个古籍修复人才是多么的不容易。1989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得到文化部图书馆司的支持，举办了一期“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为我国北方各省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技术人才。各省对那次培训的内容和方向反映非常好，但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教材薄弱。我曾经多次表示，希望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同志，能够写出一部比较适合初学者的古籍修复方面的书来，满足社会上这方面的需求。

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一书，就是国家图书馆杜伟生同志写的一部比较全面的论述和讲解古籍修复方面知识的书籍。

杜伟生同志是1974年到国家图书馆工作的，进馆以后就一直在图书修整组从事修复各种图书的工作。他的技术比较全面，从报纸、期刊的装订，精平装书籍的修复，直到古籍修复和字画装裱各方面的技术都比较精到，其中尤以古籍修复和装裱技术见长。《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一书就是他独自完成的一项值得肯定的科研成果。

杜伟生同志从事古书修复及字画装裱工作已经30年，自己非但心灵手巧，且好学不倦，尤其对中国书史颇有研究，对中国古书装帧形式的演变更具独到的见解。他的技术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技术，他的研究成果有着深厚的知识底蕴，不是匠人模式的传授。

这本书讲古书修复、装裱和同类的已经行世的几本书不完全相同。它不是泛泛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通论修复技术，而是先分出各种不同的装帧形式，然后再在每个具体的装帧形式下讲解各个环节的修复。这就突破了长期以来古书修复上的桎梏，赋予创新的活力。

以往出版的有关古籍修复的几本书，也有一些插图和附图，但较之本书的插图，不可相比。如同本书中的类分，插图也依类相从，显得既有系统，又眉目清楚。图示很重要，没有图光有文字，人们只能凭空想象，抽象不出来具体的行为动作。有了图，就具备了更好的示范

功能,效果会更好。

本书的最后部分,附录了对几种装帧形式的考辨,对于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值得一看。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古籍修复的普及铺一铺路,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修复,更多的人学会古籍修复,从而使古籍修复技术从图书馆、博物馆逐渐地走向社会,使我国这项优秀的传统技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李致忠

2003年6月10日

于国家图书馆

前言

古籍修复是一门技术。研究古籍修复，首先应该明确古籍的含义和范围。这里所说的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总称。这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特别是在图书馆里经常使用的词。遗憾的是，即使在最权威的中文工具书《辞海》、《辞源》中，都没有“古籍”这个词条。

《辞源》里只有“书籍”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原指典籍。《后汉书》六十《马融传·广成颂·序》：‘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蒐狩之义，作颂一篇。’后指一般书籍。《三国志·魏·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在《辞海》（1979年版）中“书籍”词条下，有“古代书籍”字样。它的解释是这样的：“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制成卷册的著作物。最初，书籍同书契档案不分，随后成为传播思想、传播知识和积累文化的重要手段，逐渐形成独立的形态。古代书籍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和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不断变化。公元前二十五世纪，埃及用纸草写书。我国春秋到两汉期间（公元前八世纪到二世纪），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帛书。东汉以后，渐为纸张代替，形成卷轴。唐代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籍才逐渐由手抄改为刻版刷印，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印刷术的不断革新，书籍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械生产，内容也更为广泛，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这样解释虽然很明白，但涉及到“古代书籍”一词的含义，就太宽泛了。按照这个解释，我国辛亥革命以前出现的一切文献资料，都可以认定为古籍。这其中包括甲骨、青铜器、竹简、帛书及各种纸制文书。从文献载体看这其中既有骨制品、金属制品，又有竹、木制品和纸制品，这些材料虽然都有修复的问题，但在今天却分属不同的修复专业，显然这不是我们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古籍”一词所涵盖的内容。

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古籍的界定是这样的：“成书在辛亥革命以前，而又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书刊资料。包括写本、稿本、抄本、手稿、墨迹、印本、拓本、拓片、钤印本等等。”这里提出判定古书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成书时间要在辛亥革命以前，另一个是书籍要有古典装帧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成书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在1911年以前制作、出版的书籍才可以看作是古籍，这是古代书籍制作时间的下限。所谓古典装帧形式，就是说书籍的装帧一定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帧形式。

这样界定对于图书馆的古籍整理部门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古籍修复的部门来说，古籍所包含的内容似乎应该再广泛一点。因为在修复工作中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书从内容方面看是古籍方面的，而且也使用的是中国古典装帧形式，但其成书时间

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有的书从内容上看并不是古籍，有的就是现代的书籍，但却使用了中国古典装帧形式。这样的书在修复时怎么处理呢？算不算古籍修复的对象呢？笔者以为，这样的书采用的是中国古典的装帧形式，如果要修复的话，恐怕还是要送到修复古籍的地方，修复时也要使用古籍修复技术，这样的书也应该包括在古籍修复的范围之内。

所以，在说到古籍修复对象的时候，古籍的范围应该是：“通常指成书在辛亥革命以前，而又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书刊资料。包括写本、稿本、抄本、手稿、墨迹、印本、拓本、拓片、钤印本等等。”这样说可能就比较准确了。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载体。人们生产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书籍流通，以传播思想和知识。书籍在流通过程中随着流通频率的增高、流通时间的延长，肯定会有所损坏。书籍损坏以后就要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因此，研究古籍修复，就要熟悉古籍。首先要熟悉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即在中国历史上各时代流行于一定范围内的书籍装帧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进步，在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之间，还出现过一些过渡阶段的装帧形式，这些装帧形式有的流行的时间比较短，有的流行的范围比较小，从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的角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古籍修复工作来说就不同了。古籍修复讲究的是书籍修复前是什么样子，修复后还要保持什么样子。这就要求修复人员不但要研究正规的书籍装帧形式，还要研究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的所有的装帧形式，特别是那些流行时间不太长、流行范围并不广泛的书籍装帧形式。只有充分了解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熟悉各种装帧形式的特点，才能得心应手地修复各种装帧形式的书籍。

书籍制作材料对书籍流通时间长短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里说的主要是正规书籍的制作材料。除了竹简和帛书以外，纸是正规书籍中最重要的制作材料。纸的质量好坏，制作是否精细，直接影响书籍的装帧形式和使用寿命。在宋代以前，书籍多用手写，用纸一般都比较厚，大多在0.08—0.13毫米之间，这时的书籍装帧多采用卷装形式。到了宋代，印刷术蓬勃发展，书籍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为了降低书籍的制作成本，书籍用纸同唐代相比就薄了许多，一般在0.06—0.08毫米，其最薄的已达到了0.05毫米左右。由于书页较薄，书页数量增加，书籍如果还采用卷装的形式，在阅览、卷收时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样，书籍的装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卷装改变为册页式的蝴蝶装。以后，为适应更薄的书籍用纸，加快书籍装订的速度，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逐渐发展起来。所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造纸技术，了解各种材料制作纸张的特点，熟悉各时代纸张的特征，从做好古籍修复工作的角度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古籍修复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整旧如旧”。就是在修复时要尽量注意保留书籍的原始面貌。但是什么样才是书籍的“原始面貌”，这还是要仔细研究的。一本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因为破损而修复，而在修复过程中，有时候因为修复者本人的素质等原因，没准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书籍的原始面貌。以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朝廷组织编写的一部百科全书，原来的装帧是包背装。在清末的战火中绝大部分被焚毁，余下极少部分散出，几经周折辗转收归到国家图书馆。由

于来源不同，馆藏的《永乐大典》有的就经过修复，改变了包背的材料，还有的被订上了线，变成了线装，完全改变了装帧形式。由于大部分的《永乐大典》保存了原始的装帧，保存了原始的装帧材料，现在修复时就有了修复的依据，知道《永乐大典》原来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没有这些原始的装帧，《永乐大典》的修复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需要修复的是一部宋板书，由于年代久远，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一次或几次的修复，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就不是这本书的原始面貌。那么，怎样才是保存书籍的原始面貌呢？笔者以为，在不是像《永乐大典》那样有确切的参照物的情况下，修复时只能以本次修复前的面貌为准，千万不能想当然，随便改变书籍的装帧形式，比如把经手修复的宋板书全改为蝴蝶装，而不管该书在修复前是什么样的装帧形式。

与整旧如旧相对，古籍修复还可以整旧如新。但这样做只是针对那些书叶很薄、书品有缺陷、需要衬纸和做成“金镶玉”的书籍。绝对不能为单纯追求整旧如新的效果，就使用过去书铺子里经常使用的手法，将书的天头、地脚和后背用刀切一下，“见见新”，这样虽然是书籍的外观好看了一些，但给书籍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挽回的。

另外，在修复工作中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选用的所有修复措施一定要有可逆性，还有对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一定要慎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思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而是对书籍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根据古籍中经常见到的破损情况，以及多年从事古籍修复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笔者将古籍破损分成轻度、中度、重度和严重四种情况，但这并不能完全概括古籍千变万化的破损情况，在这里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的依据。

古籍修复的历史很长，应该说自打有了书籍（当然这指的是已经有了正规的装帧形式的正规书籍），就产生了修复的必要。但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修复古籍这类技术属于“雕虫小技”，在封建社会中不被重视，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在古代文献中很少有记载。而字画装裱就稍有不同，由于宋代皇家收藏的书画作品很多，且因宋真宗、徽宗等皇帝的提倡，字画装裱技术大大地发展起来，一时间，从皇宫内苑到市井街巷，都有装裱字画的作坊。著名的“宣和裱”形式，就是在这时期出现的。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关于修复工作的记载多是讲装裱字画的。

几百年来，字画装裱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由于地区的差别，有“南裱”、“北裱”之分，在北京的“京派”为“北裱”主要力量，“南裱”根据地区又分为几大流派，如苏州地区的“苏派”，扬州地区的“扬派”，上海地区的“沪派”，广州一带的“岭南派”，以及安徽的“徽派”等等。各个流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工作程序 and 操作方法也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基本工艺、基本技法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学习字画装裱工作时，要注意学习各流派的长处并给予科学的认识，摒弃腐朽的门派之见，以承前启后、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掌握这门传统的技术，推动古籍修复事业的全面发展。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籍修复基础知识	(1)
一、学习古籍修复应具备的条件	(1)
二、古籍修复与装订的区别	(2)
三、古籍修复工作的原则	(3)
四、古籍修复常用工具、材料和设备	(8)
第二章 古籍修复用纸	(29)
一、纸的制造	(29)
二、古今书籍用纸	(44)
第三章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	(51)
一、简策与帛书	(51)
二、纸书的装帧	(53)
三、书籍常识	(64)
四、古籍修复常用术语	(65)
五、古籍中常见的损坏现象	(65)
六、常见破损界定标准	(71)
第四章 古籍修复技术分解动作	(73)
一、准备阶段	(73)
二、修整阶段	(115)
三、复原阶段	(135)
四、衬纸	(197)
第五章 敦煌遗书的修复	(213)
第六章 字画装裱技术常识	(225)
一、古书修复与字画装裱	(225)
二、装裱字画常用名词	(226)
三、装裱字画常用品式	(227)
第七章 字画装裱技术分解动作	(233)
一、准备工作	(233)
二、画芯处理	(254)

三、装裱镜芯	(272)
四、装裱立轴	(281)
五、装裱手卷	(335)
六、挖镶	(345)
七、五镶	(359)
第八章 拓片的装裱与修复	(377)
一、拓片基本知识	(377)
二、传拓	(383)
三、托拓片	(401)
四、衬拓片	(405)
第九章 书套、盒、囊匣的制作	(413)
一、书套	(413)
二、盒	(433)
三、囊匣	(444)
附录	(451)
一、中国古书旋风装——敦煌遗书四种	(451)
二、敦煌古书缝绩装和粘叶装	(456)
三、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	(465)

第一章

古籍修复基础知识

一、学习古籍修复应具备的条件

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修复古籍担负着延续古籍寿命、保护古籍的重任。在我国古代,人们就把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比作是书籍的“医生”,把修复古籍看成是给书籍治病。“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说的就是人员的素质对于书画修复工作的重要。认识到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就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从事这项工作,只有做好,才能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技术发扬光大。许多古籍经过我们的修复后,改变了破烂的外观,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继续流传下去,造福后代子孙,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现在,除了图书馆的收藏以外,在社会上能够流通的古籍数量已越来越少。随着人们图书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古籍修复的意义的认识也大大提高。因此,对现在的古籍修复工作人员来说,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水平。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要熟悉古籍的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要熟悉中国古代书籍的历史。搞古籍修复工作,就要熟悉各时代古籍的特征,以便在工作中准确地采用修复措施。绝不能出现因修复人员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而造成工作失误的现象,从而损害古籍的文物和资料价值。从这方面讲,修复人员系统掌握一些版本学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要熟悉古籍,首先要能读得懂古籍,了解古籍。这就需要学习古代汉语和古文献知识。具备较高的古汉语水平和古文献知识,对提高工作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的古籍修复工作,是图书保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的古籍修复技术要用现代图书保护的科学理论来检验,其中符合图书保护理论的,要继承和发扬,不符合图书保护理论的,就要摒弃或改进。因此,掌握现代图书保护方面的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古籍,主要是以纸为载体的古代文献。古籍修复也是以纸为修复对象。因此,了解中国古代手工造纸技术,熟悉古籍用纸,对于修复人员来说,也很有必要。

古籍中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在修复过程中往往需要添加一些丝织品作为镶料,而镶料的面积大小是否合适,颜色与原书相较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到修复的质量,这就需要修复

人员掌握一些美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有人从事古籍修复多年,但修复的质量就是上不去,究其原因,不是技术上的毛病,而是在这一方面缺乏修养。

总之,修复人员拥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是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需要,也是振兴我国古籍修复事业的需要。现在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一般都是专门院校修复专业的毕业生,都具有相应的学位,有的还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在校期间除学习造纸技术发展史、印刷史、书籍史及修复技术、图书保护等专业知识外,还要进行素描、油画、水粉等绘画技法、浮雕、圆雕等方面的训练。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在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方面,和我们相比就有较大的优势。现在虽有部分高校设置了与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但普遍层次不高,而技术的传授还停留在以“口传心授”的方式,由师傅带徒弟的阶段。如果我们不加改进,对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的古籍修复技术是十分不利的。

第二,要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古籍修复是一项操作性非常强的技术工作。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是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良工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惠虚和,心细如发。”“又须年力甫壮,过此则神用不给矣。”这项工作的性质,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除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外,还要心灵手巧,思维方式灵活,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

第三,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从业者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这是因为,现在要修复的古籍大多数是有很高级别的文物,这些书籍既是中国各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毫发无伤,是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的。再有,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要耐得住寂寞,默默无闻地工作,心甘情愿地贡献。特别是在国家还不能大量投入资金,社会各界对古籍修复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时候,没有这种敬业精神是做不好古籍修复工作的。

二、古籍修复与装订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书籍修复技术是图书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技术。经过长期的实践,历代能工巧匠创造了古籍修复的高超技艺。

在纸张出现以前,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书籍的制作材料主要是竹木简。这时的书籍还谈不上什么装帧,只是简单地用细绳将竹木简编连起来,以便于展阅和舒卷。

以纸张作为制作材料以后,书籍装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印刷术发明后,书籍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装帧技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修复技术就在装帧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随着装帧技术的发展,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改进,极大地丰富了修复技术的内容,使修复技术逐渐定型、成熟起来。现在,我们以常见的线装古籍形式的装帧和修复过程为例,看一看装订过程和修复过程之间的差异,分析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线装古籍每册是由若干书页按顺序排列、装订的。在其装订过程中,有以下几个环节:

- 1.将书叶压平,以保证装订后书籍的平整。
- 2.将书叶没有字的一面对折,使书叶折完后,外部两面均有字。
- 3.按顺序将书叶排好。
- 4.以书叶栏线或下脚为基准,将书叶码放整齐。
- 5.书叶前后添加“副叶”(或“护叶”)。
- 6.经过打眼、订捻使若干书叶连接成一个整体。
- 7.裁齐书叶的天头地脚及书脊余边。
- 8.包角,装书皮。
- 9.打眼、钉线。
- 10.贴书签等等。

对一册需要修复的线装书来说,修复的主要对象是书叶。而对书叶的修复,只能从单张书叶开始。因此,修书时首先要把装订成册的书拆开分解为单张书叶,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拆书的工作实际上是按装订顺序颠倒过来进行的。即:

- 1.揭书签。
- 2.拆线。
- 3.拆书皮……等等。

书册拆散以后,即进行“补破”工作,使破损书叶恢复原来的面貌,这是修复工作的主体。

其次,将修复的书叶重新装订成册,这实际上是书册原来装订过程的再现。

现在,装订过程和修复过程的区别,就很清楚了,就是除了“补破”之外,修复过程和装订过程基本相同。因此,过去和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古籍修复和印刷行业里的装订差不多,甚至在有关部门制定工资标准时,就曾把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人员和印刷装订工作中的“刷浆糊工”等同,从而制定相同的工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古籍修复工作的悲哀。

但是,装订绝不是修复,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一样。装订只是把书叶集成册,结束书籍制作的最后工序。而修复是对书籍做必要的修整,使书籍恢复原来的面貌。修复的目的是对书籍施行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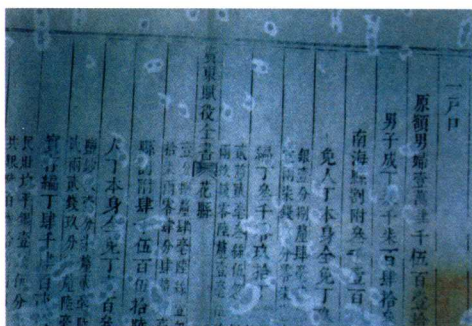
其次,从表面看,修复书籍和装订书籍相比较,除了装订过程的重复,仅多出“补破”这一道工序;但在实际上,“补破”这道工序占去了修复工作过程的大半,而装订只不过是修复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修复工作的结尾。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历代修复工作者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创造出许多“补破”即修复的措施,发展了修复技术,从而使古籍修复成为举世瞩目的图书保护专门措施,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同装订技术同日而语的。

三、古籍修复工作的原则

古籍修复工作的原则,根本的一条,就是“整旧如旧,保持原貌”。



用剪刀剪纸作补丁补的书叶



补得比较好的书叶

“整旧如旧”，即是在图书修复时，尽可能地保持书籍原有特点，使经过修复的图书，在外观上尽量保持原貌，从而保证图书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这一点，远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载：“书有毁裂，剮方纸而补者，率皆拳拳，癍疮硬厚，癍痕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音械）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目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势，裂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书有了损坏，出现了裂口、裂缝，把纸简单地剪成方块去补，书叶一般都会出现拳缩现象。补过的地方形成癍疮状，又厚又硬。这种疮癍一样的补丁对于书是有损害的。撕如韭菜叶一样薄的纸用来补书，只使书叶破口边缘和补纸边缘微搭上一点，就近于没有什么搭界一样。如果不是向着光亮把书拿起来看，大致是看不出补过的。书叶破口若是屈曲不直的，还必须按照书叶的纸纹把纸摆正，再按照破口的形状把纸撕下补在书叶上。若是不先把纸的纹理摆正，撕的纸纹是斜的话，补过的书叶就会拳缩不平。

这段对如何修复古书的记载，是现时能找到的最早的了。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想象到当时修复技术的细致和高超。其中“目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就是说的“整旧如旧”，即书籍修补过之后，不仔细看是看不出补过的。在这段记载中，我们还能找到对简单轻率的补书法“剮方纸而补者”，即把补纸剪成面积大小差不多的方块形状用来补书的批评，指出用这样的补书法，书籍会受到损失。遗憾的是，这种当年书铺为求速度而采取的补书方法，至今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甚至当作经验写进了有关文献，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与“整旧如旧”相对，古籍修复还可以“整旧如新”。整旧如新，顾名思义，就是书籍虽经过修整，但从外观看来，和新书一样。这就要谈到古籍修复中的另一项“衬纸”技术的发展。“衬纸”是在已修好的书叶背面，衬一张纸。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书叶较薄、破损程度严重的书籍。随着衬纸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改进、提高，古籍修复技术人员又创造出新的修复手段和书籍装帧形式，丰富了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内容。像我们常说的接书背、金镶玉等等，就是在衬纸基础上，不断丰富、改进技术的成果。

无论是“整旧如旧”，还是“整旧如新”，都要“整旧”。这个工作就是在修复过程中的“补破”，是关键的关键。修复技术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破”这一工作的处理。而

“补破”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同的工作人员在技术上的差别往往就表现在这“随意”的处理之中。而对这“随意”的处理是否适当，则取决于修复人员的经验积累。修复工作“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经验”，从这个角度上说是一点也不过分。因此，在整个书籍修复过程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古籍的实际的破损情况，采取适当的修复手段，是一个修复人员技术成熟的标志。

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因书而异，每部书的破损情况亦不相同。以书籍版本特点而论，宋元珍本的修复肯定不应与普通古籍的修复相同；书品宽大的书肯定不能与书品小的书处理方法相同；甚至书册的多少、书叶的薄厚等都是决定使用何种修复手段的参考因素。

书籍的破损可分为以下几类情况：水浸、火燎、虫蛀、鼠咬、霉菌腐蚀及纸张纤维老化。虫蛀鼠咬属于“硬伤”，书叶虽破，不难处理。霉菌腐蚀及纸张老化，则是书籍的致命伤。书叶外观虽然完整，但处理时却不同于虫蛀鼠咬之类简单补一补破损即可。即使书叶损坏的原因相同，具体的破损情况也不尽相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因此，对修复工作者来说，不断改进技术，积累经验，提高业务素质，才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先决条件。

在流传下来的古籍中，制作时间最早的是晋唐时期的书籍，最晚的距今也已有百年。这些书籍无论制作的年代远近，都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我们在修复中采取的所有措施，从实质上来说，都应该是对书籍进行保护，使其“益寿延年”，而不是相反。因此，无论在修复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施行时都要十分细致和小心。在其他行业中允许出现的“返工”、“报废”现象，在古籍修复中是绝不容许存在的。这是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已经有过太多的磨难。历次改朝换代过程中，书籍没有不受损失的。战乱灾祸、朝廷禁毁，已使大量古籍绝版毁灭，侥幸流传下来的书百不存一。虫蛀鼠咬也是这些古籍的大厄，倘若在修复过程中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对书籍又造成新的伤害，那我们可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我们现在掌握的大都是传统技术。作为一个古籍修复工作者，仅掌握这些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修过的古籍并不一定都是质量优秀的。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来说，就很能说明问题。《赵城金藏》修复以前，部分卷子破烂不堪，有的因受潮已经发霉而变成一根纸棍。经过十年时间的修复，《赵城金藏》面貌一新。这对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生中对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这些经卷在修复过程中，有的褙纸被揭掉而换裱了新纸，现在看来是极不应该的。因为经过修复的经卷外观已经改变了颜色，纸张的薄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这样装裱，《赵城金藏》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了，但作为资料却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对于当时参与《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终生的遗憾。像这样的事情在今后的古籍修复工作中，是一定要避免的。说到这里还想再强调一下“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过的古籍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保持书籍原貌。越是修复文物价值高的书籍，越是要注意这一点。书上原有的书皮、护叶、衬纸乃至残损的书签等物，都要刻意保存，使之继续保留在书籍上。

为保证工作质量，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采用修复措施一定要有可逆性,即在古籍修复工作中采取的任何一项修复措施都可以反复的重复使用,比如在书上补的纸是可以随时拿掉重新补过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传统修复技术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考验,历史证明它的可逆性非常强,是一项可靠的技术。

第二,修复普通线装书时必须像修复善本书一样。

从事古籍修复的人员,都比较注重善本古籍的修复,而对普通线装书一般则重视不够。众所周知,古籍中“善本”和“普通古籍”是人为划分的,其涵义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着的。现在的普通线装书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可能被视为“善本”。与其在以后视为“善本”时加以精心修复,不如现在就善待之。因此在修复普通线装书时,亦应一丝不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实保证修复质量。

第三,工序简单的和工序复杂的同样认真对待。

书籍的损坏程度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损坏程度严重的,需要采用复杂一些的技术措施,损坏程度轻的,采用的技术措施就简单些。但是措施简单并不意味着可以“省事”,也必须和技术措施复杂的一样认真操作,不得有半点马虎。万万不可草率从事,单纯追求工作数量,使古籍在修复过程中遭到不应有的损坏。像用刀裁切、用锉和砂纸锉磨书叶等对书叶有损的措施,不可轻易采用。

第四,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时要十分慎重。

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不断丰富,不断改进。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修复技术,是前人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工作实践和积累,经过总结以后留给我们的成功经验,我们现在要很好地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修复工作中要采用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是必然的事。很多新技术、新材料在应用到古籍修复过程中必须要注意:这些材料或技术当时使用起来效果可能很好,但这些材料或技术的使用对书籍有没有负面影响,这些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令人难忘的教训。在20世纪中叶,塑料膜问世。当时看来,无论在透明度、厚度以及透气性等方面,塑料膜都是很不错的包装材料。因此,有的图书馆就用来封装珍贵图书的残片。不幸的是,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塑料膜就发生了变化,颜色不再透明,且卷曲得非常厉害。结果不得不又花费人力物力来拆掉这些塑料膜,重新用纸袋分装。由此可以看出,对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要特别慎重。

第五,既要安全、方便,又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古籍修复工作和古籍保护工作是紧密相关的,有些工作如古籍用纸的去酸、除霉等本身就是古籍保护工作的范畴。在这些工作中要使用一些化学药品,工作后会产生一些废水和废气,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在工作中要尽量选用一些对纸张无害、对环境没有污染的药品或材料,不要因修复古籍而污染了环境。

总之,古籍修复是一项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非常重大。



修复前的卷装书籍



修复好的卷装书籍



卷装书籍修复前后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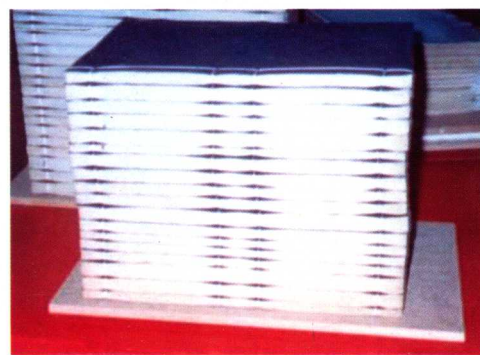
修好的包背装书籍



线装书修复前后状况



经过“金镶玉”方式修复的书籍



修好的线装书籍